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六

崑山顧炎武寧人訂

海防書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營控制為備蓋至嚴也語形勢之遠起遼海而終瓊崖考浙之東西首澉乍而達浦壯吾郡南達台温北連溟渤並海幾六百里置衛者四曰觀海曰定□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於郡城衛之隙置所者十曰龍山曰穿山曰鄞衢曰大嵩曰錢倉曰爵谿曰石浦前後所舟山則懸峙海中而中中左二所在焉所之隙置巡檢司一十有九曰螺峰曰岑江曰岱山曰寶陀四司環置舟山之曰甬東曰大嵩隸鄞縣曰松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一

浦日向頭隸慈谿曰鮎崎曰塔山隸奉化曰長山曰穿山曰

霞嶼曰管界曰太平隸定海曰爵谿曰陳山曰石浦曰趙

嶼隸象山莫不因山塹谷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

復於津陸要衝置為關隘曰東津曰西渡曰桃花隸鄞縣明

初皆置舡以防守倭寇衝突復曰定海在南薰門外最為

置列兵舡以備倭寇衝突復亦泊於此今增協守兵民福蒼大戰奸細官哨戰舡曰

舟山關舊志額設官軍盤詰停泊戰曰文亭關曰長溪

關曰杜胡關曰石浦關凡九曰湖頭渡寨今遷於塔山巡

曰竹頭寨曰長山砦曰小決港隘曰青嶼隘曰硤頭隘

曰錢家隘曰海山隘曰慈嶼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曰

定齒隘曰小沙隘曰陳家門水砦曰路口嶺隘曰岱山
隘曰大展隘曰何家硯砦曰仁義砦曰赤坎山寨曰黃
沙寨曰松嶼砦曰土蠻寨曰南保砦曰游仙砦凡二十
有五皆屯兵置艦以爲防守其中若定海關舟山關湖
頭渡寨沈家門水寨游仙砦南保寨小狹港隘最爲險
害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置烽堠一十三穿山烽堠
十鄞衢烽堠六大嵩烽堠六舟山烽堠二十五觀海烽
堠六龍山烽堠六昌國烽堠三石浦烽堠二錢倉烽堠
五爵溪烽堠四咸設旗軍以瞭望聲息晝夜烽火互相
接應若鄞衢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天臺峙最高所望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

獨遠故設總臺多撥旂軍戒嚴尤至設總督備倭以公
侯伯領之巡視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領之

洪武三十年
以後總督領

於都指揮海
道領於憲

定海觀三衛設一把總指揮松海昌三衛

設一把總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總指揮海寧衛設一
把總指揮分方備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界黃

牛山

在慈谿縣
與海鹽縣
北大海中

馬墓長塗册子金塘大榭蘭

秀劍山雙嶼隻塘六橫韭山擅頭等山爲上界灘山澣
山羊山馬跡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
大佛頭等山爲中界花惱求芝落華彈丸東庫陳錢壁
下等山爲下界率皆潮汐所通倭夷貢寇之必由道也

前哲謂防陸莫先於防海沿邊衛所置造戰舡以定臨
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港一定海口四百料二百料尖

狹等舡一百四十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舡六十
七量舡大小分給兵火火器調撥所軍駕使而督領以

指揮千百戶每值風汛把總統領定臨觀戰舡分哨於
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

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港崎頭洋孝順洋
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青龍洋亂礁洋抵錢倉

而止每各處海物爲之驗凡韭山積固大佛頭花惱
等處爲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西此而哨歷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三

長白馬墓龜鼈洋小寨洋兩頭洞東西霍抵洋山而止
哨至亦取海物爲驗凡大小衢灘澣山丁兵馬迹東庫陳錢壁下

等處爲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卽由此南通於
甌越北涉於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爲要害而南北之哨

則以舟山爲根抵昌國戰舡南哨則抵於松門北哨則
抵大嵩分哨之期皆同於三衛而與沿海哨舡別統於

把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舡則泊於岑港臨海戰舡則
泊於黃崎港昌國戰舡則泊於石浦關海中日彭祖忌

颶風太作舟必辟之仍用小舡巡邏防守備至密也今日之倭奴

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爲汛期六月七月八月風潮儉惡舟不可行九十月小陽汛復

而可渡海亦今可停泊海島乘間而備禦宜益加嚴矣 皇

上軫念元元震耀神武命將興師以誅不庭舉 祖宗

之典章而整飭恢宏之設總督直隸福浙軍務大臣及

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軍情三十四年命工部尚

書趙文華督察軍務三十八年命右通政唐順之督視軍情以藩臬分任兵儲調發

廣東橫江鳥尾舡二百餘艘改造福清船四百餘隻五停

銀百料等舡於軍四民六料增給價值改造福舡雇稅蒼沙民舡復數百隻召

募福建兩廣邳徐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桑植麻遼鎮溪

太康括蒼等處兵不下十萬 勅鎮守總兵駐札臨山

任今改割定海責與巡檢同協守副總兵駐劄金山任今改割吳松責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四

叅將分守各府杭嘉湖一叅將寧紹一叅將台州一而

把總統轄諸衛舊制四地今分爲定海總爲昌國爲臨

以倭總督而各把總俱復時有游擊漸兵總兵等職以督

水陸之兵以皆題奉指揮欽依一時任事之臣非不慮殫謀

畫務底安攘而豺豕日煩烽烟未靖者蓋以溪徑日開

而告急者多則疲於奔命庫帑日匱而費用者之則窘

於設防糧餉不時而凍餒者眾則怯於應敵主兵不實

而召募者多則難於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試舉目

前之事籌之倭奴入寇彼自黑水大洋舟行一二日抵

天堂山復一二日渡官綠水抵陳錢壁下漸經濁水西

北過步川洋亂沙入鹽城縣口可犯淮安入廟灣港可
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矣西南過韭山大佛頭積
固山入黃華港可犯温州入桃諸海門柘門諸港可犯
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又西過茶山入瞭角嘴大
江口涉谷積狼福山諸港可犯通泰抵儀常鎮過馬迹
灘許羊山歷崇明七了白茅劉家河吳淞黃浦白沙灣
諸港可犯蘇松過大小衢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梁庄
西海口西嘴頭可犯嘉湖入鼈子門諸山錢塘江則薄
於省城登龕山烏嘴頭可犯蕭山縣過魚山兩頭洞三
始山入螳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瀝海三山過霍山洋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五

五嶼烈港表登握泥烏山平石則薄於吾郡之觀海龍
山慈谿登邱家洋官庄龍頭則犯定海又西北界過岱
長山塗頭秀山劍山登千 大小展則東北一面可入
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塗登沈家門謝浦則東南一面可
入於舟山過大小千山十六門嶼山盤嶼登門山螺頭
則西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東西青長石礁馬墓港柵
千山登岑江碇齒則西北一面可入於舟山由舟山之
南經大貓洋入金塘蛟門則竟趨於定海城下過穿鼻
港入黃峒港則犯穿山過碕頭洋雙嶼人梅山港則犯
霽衢過青龍洋入大嵩港則犯大嵩自東西廚入潮頭

渡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界過韭山海關門亂礁
洋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關登白沙灣游仙砦則
犯爵溪象山之南界入石浦關則逼石浦城與昌國衛
宋時嘗於招寶寺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舖以瞭望
聲息在當時已病海氣冥濛風雨冥晦難於接應今浙
直兵舡督領於游兵把總官管謂宜自春歷夏及小陽
汛期直隸舡北哨至茶山瞭角嘴海洋江北淮揚沿海後設總叅遊兵
等官督領兵舡南哨至羊山馬迹山澣衢山等處蘇常鎮
別支哨守各洋外又分浙船南哨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
沙門普陀等山温台等舡又分別北哨則交於直海寧紹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兵舡於海外又分一支哨守馬迹一支哨守兩頭陳
頭洞一支哨守衢山一支哨守長壁一支哨守普陀

錢爲浙直交畧分路之始復交相會哨遠探窮搜遇有
賊舟卽爲堵截馳報內境俾爲預防復於沈家門別置
兵舡一隻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別置兵舡一隻以一
指揮領之把總則駐札舟山兼轄水陸而總叅標下各
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剿定海則屯聚重兵扼爲巨鎮
則或流突中界則沈門馬墓兵舡迤北截過長塗霍山
洋三姑與浙西兵舡爲犄角而吾郡之北境可以無虞
迤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青門關與昌國石浦兵舡
爲犄角而吾郡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突上界則總

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洋面叅將自臨山洋督兵舡爲之應援南截於金塘大猫洋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舡爲之應援則沿海可以無虞是故今日之海防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迹羊山普陀衢山諸處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舡爲第三重巨艦雲馳委夷之舟航弗與夜火器颺發倭夷之短兵弗與也以我之衆制彼之寡以我長技制彼短技折蛇豕之勢可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上者也萬一踈虞而賊得登陸由扼滬歷烏山鳴鶴場踰杜湖嶺入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逾孔家嶺入慈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七

谿渡大亭走車廐桐嶺寨石塘灣得鄞之西鄉可達於郡城則觀海河頭拓浦之守不可以不嚴而慈谿新城之建實所以扼其衝由丘家洋越雁門嶺田官庄越桃花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林李溪可達於郡城則龍山官界之備與領口把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兵洋金嶼石之築實所以扼共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西渡東津梅墟桃花渡之備不可以不嚴而招寶山築城設險實所以扼其衝由夏蓋山之梁湖通明壩入申明梁衝出樟村小溪櫟社可達於郡城則臨山瀝海廟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四門石堰渡姚江入樟村以達於

郡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山沙港循長山橋鄧山橋七里店走甬東可達於郡城則港口置守舡防守

港口置口發貢重者五十舡一坐發福舡二隻蒼舡四隻防守港口添設本港民八漿舡六隻汛期則巡邏哨

採假則容與甬東巡司之備不可以不嚴由穿山嶼頭

踰育王嶺歷寶幢盛店可以走甬東則穿山橫港水陸之備不可以不嚴由火崎韓嶺踰涉東湖可以走甬東則鄞衢大嵩霞嶼太平之備不可以不嚴由趙嶼白沙灣走象山渡黃溪歷仇村迤陳嶺入乾坑橫溪桃江可以走甬東則錢倉爵谿諸濱海之備不可以不嚴由昌國石浦桃渚健跳黃岩寧海經鐵場缸窑黃溪青嶺入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八

奉化渡蔣家浦越鄞江橋達鄞城之西南則缸害黃溪

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金井頭等隘口凡此

皆倭寇所經之故道爲郡城根本之慮凡在任事者所當宣猷而致力也然郡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中爲里者四爲嶼者八十三其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之眾不得取給於外初以承平無事止設二所守之軍卒不過二千四百有奇而歲月旣久逃亡且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爲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爲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除而彼方採其利使四出攻掠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臥乎

此今日之所當尤以爲憂蓋不止如雙嶼烈港之爲□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於舟師合定臨觀昌各港楊□官民舡可二百艘八漿小網舡倍之今復增造福蒼沙舡五十隻舊例舡價六分則征於里甲四分則扣於軍儲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折造其價扣除於月糧變賣於釘板而仍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舡給稅又數倍於昔矣昔之出海旂軍食糧八斗五斗安家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昔矣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未始征兵於外者也間有老弱雜揉傭夫冒充固可簡而汰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九

也自巡撫朱紉過執前契謂土軍積脆不振乃悉從罷免專募福清兵舡用之戍守用之攻擊率以亡命剽掠之徒而充敵愾干城之役於時議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而將來之患至不可祛除矣卽今分舟而伍則詭名以冒糧一或不遂卽有脫甲之變奉調而行則刼掠以飽欲一或抗拒卽有殺戮之慘及其臨陣招賊也非其生同里門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陷以甘言嘗以隱語卽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興兵以來以福兵而收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可而必欲用之有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此誠所爲大舛也爲今之

計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捩舵之法
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便者况寧紹之民流亡直隸投
充水兵者亦不下萬計被閩人固能施長技於浙海也
浙人又能施長技於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於浙海又
奚不可哉此言用土人募兵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
而於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惰擊惰易而
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燃
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攻燎於既燼之
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曰海上用師其擊來賊者僅一
二見戊午守將張四維擒朱家尖之寇而要己未總兵盧鏜斬三月沙之寇而去賊者不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十

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
去賊之償以縱來賊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
用心戮力急如救焚盡遏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
不寧耶此言水戰以擊賊為奇功或謂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
功夫倭奴常敗於水而得志於陸者非其勇怯有殊也
交兵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檣之便利火器之多
取勝耳至登陸而沉舡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
專其刀也顧能飽以饑我逸以勞我伏以伺我佯北而
以誘我蓋其以狡獪習兵器入重地之窮寇與我柔脆
之兵相角逐勝負之數可坐而策也誠能察彼己之情

卽以其勝我者而勝彼握符馭眾者復以威克厥愛行

之寧不足以殄滅兇頑耳此言陸全勝當以占之善用兵

者必先明其賞罰故金帛之錫茅土之封非濫捐之也

莊賈之誅宮嬪之僂非妄以立威也以爲不如是無以

馭之死地耳國家著令於敗軍之屬嚴矣見軍情條下飛報

今後奏擬五等賞功之例曰論首級民凡水陸主客擒有報

百五真倭兩獲首一名倭從賊一陞名授三級不願者陞授者一賞銀不一

願者陞賞授銀五十級兩獲首一名倭從賊一賞銀二名曰論竒功海如在

如遇賊復有登岸有擊中能衝鋒破陣奮逐其聲登山或追賊出境或登逼岸

以下竒功論聽方總不督卽皆俱題巡撫作速而勤覆超格陞賞皆

卷八十六 浙江四十一

曰分信地凡守備至不總能及拒海守致民賊突府入州者固佐當律有以信

守備不嚴之罪若功能多奮勇仍慶以戰功獲有首級從別港口當出

亦許不贖若罪小功多仍慶以戰功獲有首級從別港口當出

例陞有賞至邀截擒縱出入本港專圖要物賊行給聽付督仍照

官治究曰計職任兵如武自守備聽總領軍以下民勇五海防名民

部兵每五敵名斬其倭一每級十名類陞一實授十一名類各加以一則級

准收贖陞至三級副總兵如獲功與巡撫參將之後與兵革水陸者

士免究聽餘功罪參將所屬分論兵除備隨之有違副節令制

重海防論山撫總兵之分今地理之功罪亦當查照分

時勢俱聽總督明撫酌量曰處報効凡有官督領家監丁

及赴軍門隨戰時酌擬獲功請從厚陞賞以爲懷忠募義

者之勸轄至於耆民統次領先照部下論功擬推賞必如是

而行之則有功不至於濫賞有罪不容於倖免而將士

僂力用命矣

此言賞罪之令當嚴

或謂定海沿邊舊通番船宜准

閩廣事例關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懼不測而況可啓之乎況其挾貲求利者卽非晡肝飲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籍者也豈以我之市不市爲彼之寇不寇哉殷鑒不遠往事足徵當商舶未至而絕之爲易貿易旣通而一或不得共所將窮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耶今之邊寇者動以千萬計果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十二

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風聞胆落果能駢之而使市乎旣以市招之而卒不與市將以何詞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凡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謬乎

此言番艇不可通

是故修治垣隍慎

固城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嚴禁闖出一策也綏撫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墩堡嚴明烽堠一策也繕治器械查復

戰舡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於練士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爲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

兵政書

明初以全額之糧養全伍之卒以全伍之卒充四境之備故海波澄宴狼蜂息烟凡二百年號爲太平間有疥癬之虞遣一偏師應之卽望風而解遁矣乃今尺籍空虛僅存罷羸原額三萬有奇今已耗損一遇小警輒狼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十三

顧魚駭懼慙觀望以戰則敗績以守則不足乃至征發四方召募非類如狼苗等兵布滿海宇而供億浩煩帑藏不繼遂至存留京運挪貸鹽本抽取息錢以取辦支吾猶爲不足而科民丁田曰兵費曰兵餉曰兵米諸色目殆十倍往昔兵無休期征無停日而閭閻郊遂之間十室九空矣當事之臣可不爲寒心哉今欲爲安攘久遠之計非他也不過舉祖宗之成憲軍復軍之舊額糧復糧之舊額振刷耗蠹而責其實效調定法意而與時宜之耳何以明之清勾之法旣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卽有至者本官過爲誅求收伍未幾而

旋卽竄匿矣而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兵豈少也而法紀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而荷戈殳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投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壻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糧儲止准見在軍伍他皆謂之羨餘歸之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於奸民侵欺於豪長官司置不爲問而廩庾之儲曾不及逋欠之半糧安得復舊額乎故軍日銷糧日耗以至不可簡閱雖謂之無兵亦宜况可持之以折衝禦侮爲萬里長城乎軍旣銷勢不得不募客兵糧旣耗勢不得不額外科征矧今募民他省動越數千里征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十四

損官帶民需不貲矣况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闡則往往貪懾致敗恐官府之詰之也卽又棄戈而竄走所過道路率又逞其狼豕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污瀆婦女一或捍拒則露刃而譁殺人無忌由此而觀客兵有害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閑熟道路習知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師楊完者流毒吳楚蓋可鑒己爲今之計莫若奏復全額原糧盡充該衛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復得以羨餘解京而悉禁拖□侵欺之奸不得以國賦潤豪猾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於吾民當不如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

勾之法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卽贅壻義子
年力强壯俱准收充原額如原額原係亡絕卽於所在
衛所簡見在丁壯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縻歲月其
犯罪充軍者嚴爲解發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題准事
例不得少聽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士著之人膂力精壯
者程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如二十歲
爲始五十而罷復爲民有疾病愿復民者聽不苦之以
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鼓舞爭爲兵矣仍籍應募
他郡者責令來歸其冊籍則歲治之給以懸牌嚴其虛
冒私替之弊當其精壯善聞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
出二十年後復爲平民則皆知自好而重犯法不至呼
叫無賴爲兇人如此則軍無缺額糧不虛糜而必無不
任戰之人死於無罪者矣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
以江海爲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車之數比陸軍之法
大翌當陸軍之車小翼當輕車突

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驢

爲良技以火攻爲要術乎舊制官哨戰船勢
銳難進銅銃碗口力踈不足以及遠近乃更用福蒼等
舡卽大小翌樓舡之遺制用八槳小漁舡以突冒周旋
其輕捷視驃騎以發貢佛郎譏代砲石以烏嘴銃代大

黃叅連弩而奮迅著物無堅不碎又制之最良者也羣而肆之刑賞以勸懲之有不足以賈勇而威敵哉况保鄉井之人與去鄉井之人其踪迹不同也自衛其骨肉廬舍與衛人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與馭千萬里外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客兵自可次第罷遣此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今之世祿紈袴固有宣力翼戴長於馭眾者矣寧無腴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畀之兵柄求無敗事不可得已昔晉悼公使欒糾爲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爲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十六

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任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府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倆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梭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千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敵卽是說而推行之附髀之思庶幾可慰乎若夫客縣民壯巡司弓兵皆膺編戶之徭而司防禦之費者也今官府旣占之以

爲勾捕跟隨之役而積年市僧又據以爲窟穴或以錢乙而代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糧有名而成閭無實官司查點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又何使之以赴敵乎今宜如海道副使譚綸編立隊伍團聚訓練責統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私隸尺籍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一道也議者謂盡罷兵費兵餉諸征而總剖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壯勇有抵業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漸代客兵而桀驁兇竄皆不足患矣議者又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擻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十七

調遺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强者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數者非貧難下戶卽愚蠢無知而鄉長田長則無賴猾氓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關廂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在以二十二家爲一甲就中選有力者二名立爲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衆者立爲鄉長使之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某入管一甲正幾名某八某人聚副

幾名某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列於某人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每家書寫排門勅壁互相譏察各備鋒利器械每一件鄉長管下置大旂一面及合用銃鉤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即使升旂舉砲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立把守並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爲激勸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待調發之勞而坐收保障之績矣

以上即西門豹之法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十八

田賦書

自昔神農爲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矣然而正畝坵開民粒有樹藝之利而母公歛之法故居世竝畊之說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夏禹定九貢等田之上中下而成其賦商復爲助周復爲徹制什一以正其供而天下之中正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作坵甲書四分公室求視邾滕於時賦已無經况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歛以崇修大桀小桀蓋不可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爲仁文景繼之又恭默以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稅一或并蠲不征其爲民惠澤也甚渥然當時議者又有名三十稅

一實什稅伍之說此豈非額外之橫徵弗孚於德意哉
唐之租庸調最爲近古國朝之制大略仿之卽田而稅
輕者庶幾於三十之一民僧道而重者已幾於十之四
五官田又合戶之身田而總括之以爲五年十年丁差
之制則其役斂之重又甚矣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天
下戶口田帖略如此今花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
存事產旣而爲隅輪鄙則備坊巷河渠隣比居址而不
及其事產嗣後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都之田而尺籍之
每邑凡幾鄉之田凡幾萬千百頃而頃分畝坵已分
字號經界旣正編爲排比隣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

卷八十六 浙江四

十九

其田之則而差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輕者
纔一升有奇其肥瘠之數益大較不甚相遠也而田之
名目則種種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僧田有道田而
僧道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抄沒有爲事有塗漲
有撥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院諸名色不可殫述而其
稅且倍蓰或什於民田官田僧道夏稅至五斗或七斗有奇統
郡之周凡田共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
畝有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
隨民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占鄉某某號田若干頃畝
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口有去來十年則添

造黃冊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爲
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畝戶鄉號田若干頃
畝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覈實於官登於同版宜
畫一不可奸也然其弊百不可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
名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人而科斂重則其
弊在官而不在法田畫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
在官夫揚州之田下下其壤定矣吳越有畊民而無其
地其地挾也故郡之田雖縣以五分鄉以數十辦其肥
瘠可略見也卽一鄉之中近可渠而沃衍者爲肥其餘
爲瘠河渠之深者爲肥淺者爲瘠深而有源者爲肥無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十

源爲瘠初以肥瘠稅畝然未必一一皆中况農之勤惰
又自爲肥瘠於其間又非鄉田爲之也聞之故老云勤
田朔鳳鄉最肥往時信國量田民故決湖滄其田信國
謂爲水鄉時輕其稅畝升八合有竒卽此知科則之重
輕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於寺田僧田始占於觀田
道田始人於官佃之民而官收租田官田今此三田皆
軼散於編氓而戶占之矣卽如庸德湖之官田遠宋白
熙寧中官收其租以爲公費今之稅額卽當時之租□
也易而勝國又易而明朝其額則因宋之佃租以爲稅
法其地均一鄉也而肥瘠頓殊隔一塍而上下特異此

可不爲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鄞之官口
得民六之一僧道慈奉定得十之一象得四十之一統
而均之不過稍益民田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稅
歛可辦矣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騙賣近因官田價
廉仍稱民田

騙售
於人

可革欺隱

弊戶
埋

見則
後

此善之勇者也嘉靖辛卯間

鄞令黃仁山曾欲舉此邇定海令宋繼祖大爲會計冊
而上之糧道嫌於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是田賦之輸
奉有著令每夏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秋稅五年則徵
丁田十年則徵徭役二稅有本色則徵米麥有折色則
輸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年以輸海倉不便且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十一

海下官員又便於得銀故復半爲本色半爲折銀

價僅
五錢

五分貯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折其官田之催徵先期

立限程俾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該官催其輸遞年分其
辦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爲
丁以田準十五畝爲丁至黃仁山始視差法準以十畝
爲輕此略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
又於得籍奇庄戶每丁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
矣然此特以懲詭寄之弊也今則不論詭寄皆如仁山
加之丁矣官田日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今定海
仍貽今則
半民田矣又一切諸價及兵費皆以田派曰以輕無田

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腴又時有水旱山荒之灾計租之入大約雖腴田亦半稅於官矣又邇令修城大户以田兵餉大户以田置硝黃等大户以田一切爲額外之徵以田其賠償之費至售田以供而猶不足故俚人之諺曰將錢買田不如窮漢晏眠又曰有田應門戶因田成禍門傷故風矣明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造黃冊矣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日之田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矣大抵水衝沙塞乾沒根深及逃絕算官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塗之田不報官起科然則田安得不耗乎又况猾民作奸乃有飛洒詭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十二

寄虛懸之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爲黃冊其實僞冊也何言乎飛洒富人多田患苦重役乃以貨啗奸書某戶洒田若干畝某戶洒田若干分里某戶洒糧若干升斗某戶洒糧若干合勺積數戶可增田以畝計洒糧以斗計積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糧以石計而書手則歲收其糧差之算其被洒之家必其昧不諳事或樸懦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錐之業而戶有山畝糧差之需歲備身以輸猶恐不治孰知而憫之乎何言乎詭寄多田之家或詭寄於鄉官舉監或詭入於生員吏承或

詭入於坊長里長或詭入於竈戶貧家或以文職立寄莊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官於各縣占產寄待猶可言也而本縣寄庄何爲者哉軍官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爲者哉率不過巧爲花分以隣國爲壑耳何言乎虛懸趙甲有田而間與錢乙錢乙復開與孫丙孫丙復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李丁有開趙甲不收則并田與糧而沒之矣然飛洒者損人以裕己者也詭寄者避重而就輕者也至於虛懸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則專貨書手悉以田歸書手糧戶亦隨之書手仍往豁其田而糧則分十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十三

年之中歲洒合勺於一里百戶之田漸以消豁此以影射爲奸者也又有根存而田不稱則捏官田以一埋十此以那移爲奸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八九仍遺一二於原戶者又或收田而不收糧俾賣主受其害而已得減輸此以買戶爲奸者也又有田本輕則而開作重則田本八九而多開爲十以歸於人因得輕稅之田此以賣戶爲奸者也又有買戶以收其田矣而於賣戶則不爲除使一田而兩戶糧差此以乾沒爲奸者也或欲加之糧則不加其戶之田畝而以重則移輕則或歲爲之飛洒見其糧之增也則反誣爲虛懸此以欺罔爲

奸者也凡此神妖鬼怪不可彈述填於紅圖不可改矣則改於黃冊印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爲洗補不得於小里則貨都總妄坐於小里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坐於都總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爲故智一也不惟是也每遇一丁之差際卽數取貨賄爲富戶厚減其產以呈於官俾則得輕偶遇有發其隱者卽復倍賄該吏盜庫冊洗補而改移之如趙甲本田若干移之別年錢乙之戶假以爲証旣而首者知之告發其事乞証於府冊蓋是時縣之吏與同弊矣復謀盜府冊洗補而改移之如縣冊首者復知將復發之無何別賄以乞而免其事竟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十四

不白嗣後錢乙知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我將首之甲無何乞券於乙甘就乙而膺其丁差戶且賄之凡此皆意外不可窮之弊如幸已發之而官不爲之竟其然則睥睨者又何所畏而不然哉今欲清開會者准排花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花之存於民間者多非洪武間之舊而字號之制於畝坵者或子孫分析則以一號而分爲二三或富戶兼併則又以二三號而合爲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爲信也欲於開會之時官爲履畝俾戶插田號親爲丈量則於丈量之時又潛通里書口減以從輕旣不得一一皆實而况藉之於丈量

之冊者又未必一一封記於黃冊此勞又爲之徒擾也
欲以稅契爲準則郡之故事實錢實契者自恃無他率
不稅契而中有奸弊者反稅契以爲他日事發之証此
又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於爲術者皆未有
能剔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乎嘉靖六七年
間郡丞黃仁山嘗爲直法視戶之田多糧少者謂爲飛
洒則以田而馱糧糧多田少者謂爲虛懸則以糧而馱
田矣而孰知奸民之善弊者糧洒於人則必知糧而減
田田故虛懸則必捏田以從糧曾未有多少形迹之可
稽其有多少形迹之可馱田而馱糧者多長民之被害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十五

於始畫者也清查之法爲良民之害者十七八而所得
於弊戶之情者纔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嘉靖十年
鄞令黃仁山素嚴明因令書手皆得自首其弊凡四五
屈黃冊之隱皆悉陳於官是時書手憚峻罰首告略盡
奉化令陳縞又設爲役櫃使人時匿名投首間所得於
奸弊六七十人然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
之奸且復故矣昔信國量田之時任嚴刑重擊斷且當
聖代開國之際猶不能改前朝官僧等則之制以重
貽後世捏則影射之奸而況於今日習熟神鬼之徒又
何以恣其後哉自今觀之積蠹雖難以盡釐而清查亦

不容已試舉其淺近者言之凡有數端一曰開首告之門凡書手之弊本人知之他書手知之各戶之弊本戶知之本里人戶知之今須先令各書手各人戶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使言或見法以誘之使言其自首不盡者許他書手出首又不盡者許本里知因人出首自首者准免本罪其首他書手他人戶者亦准本身應得者罪許免卽以弊書弊戶之贓贖充賞其有不自首而事發覺者則重懲之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弊窪則扼其陰罪而令舉首以自贖又兼行授匭之法以一例十以十例百循而求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勘之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十六

法冊之將造也令各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分爲四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糧若干麥若干其新收開除者備開收除某都某畝某人各遞年里長所管十甲首爲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畝十里長所管百戶爲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都百里長所管千戶爲一冊互相保結其冊一樣二本官爲鈐印一存在官一結與執照以後但有虧弊連坐保結之人其各年各都各畝田糧必須總撒相合一有不合卽爲奸弊尤不可不究三曰清書手之奸戶書作弊多以已戶爲之出沒須查其田多而糧少或田少而糧多或前届少而今届多或前

屆多而今屆少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或砍塚糧以民田爲官田或欲洒糧以官田爲民田一一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花戶而其端已可槩見矣四曰明收除之數夫造冊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卽寄庄它戶亦卽所竒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奸人則詐爲展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至三至四有除而無收卽爲虛懸如前所云矣其爲此者非實有此數蓋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得窮詰耳今若嚴爲之禁如趙甲而開與錢乙則錢乙不得復開與孫丙周戊旣開與吳已則吳已不得復開於鄭庚但有展轉卽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十七

係虧弊究問如律没入其田庶幾其可也五曰革田糧重會陽子之弊夫造冊開會田糧本一事也如其除與某人某鄉某則某頃田若干該糧若干該麥若干其買主照數收戶各以過橋數爲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甚約也而奸書欲爲蠹弊乃賄買該吏欺誑官府會田一番會糧又一番會麥又一番旣得縱其求索而糧不隨田因得以輕爲重以重爲輕以多爲寡以寡爲多弊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糧相隨者而反難田糧分爲二者反易乎如謂查筭不及則一番反不輕約而兩番反爲便利乎此積一府數十年之弊所當力變者

也六曰禁洗補之弊今夫民間之質劑不能洗補防變詐也士人之書疏不敢洗補嫌不恪也况黃冊之造以獻天府以定官賦以察民僞重大莫加焉乃容有洗補蓋奸猾之徒正以此行其變幻之術故重改而輕輕改而重多改而少少改而多有改而無無改而有趙甲改而錢乙錢乙改而孫丙或掩飾改遂而復反之或清查不及而卒不變奸始不可窮矣今宜於清審既定通查黃冊雖一字不可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其人卽十易不爲過蓋巧者足以炫人之耳而一鑒之於天曰則纖悉畢見以是見推理其奸亦或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二十八

役民之爲詭寄者非好爲是紛紛也不過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縣令曾承方凡於寄庄附籍等戶皆僉以重差此最善於釐弊者間有迹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之大率眞者十不過一二而贗者則或十之六七也其竈戶亦宜定爲之限每戶辦鹽一丁准免田差若干畝鹽丁優免之外悉照民戶編差則詭寄竈戶者宜可少革矣極而論之昔之冊無弊而繼則有弊繼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故亦由官府有以駢之耳官府之駢之者何政苛而役重民困不啻水火甘犯王誅以逃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

館驛館夫倍役目者率百數十金巡鹽應捕倍役目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目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目者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富者破家而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謀求日鑑包攬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煩耳又况皇木解木之類倭米市夫之類應者喪魄該者輒爲吐舌哉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數條之積弊不可而大要則在賢有司耳有子產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懇惻爲民興利除害之心卽不能盡洗而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七矣其調停重役語在徭役志中倘采而行之不爲一方之利雖以推之天下可也

紹興府志

會稽縣知縣張鑑申文

爲弊之端有四一則詭糧絕戶蓋某戶本無田無糧也奸人賄書忽寄升斗於上明年倍之後年又倍之積至歲深存者不下什伯多則不知其所自來矣二則產去糧存蓋賣田者利於重價將官作民將湖作站摘糧代辦然則不知其所去矣三則三轉一關如趙甲之田本無賣出買人也冊時故爲推收一推於錢乙再推於孫

丙更轉於李丁而復還本戶或於孫丙而摘糧改多改少或於李丁而摘糧改官改民去者無求而來者無辨矣四則借名脫實如本戶田糧本無故也然捏坍毀積荒誣詞告官勘量遍借別處坍塍廢址冒認己業賄勘者捏數回官賄奸書推糧存里始則朦倍終則規脫矣

鹽課

國家開設鹽司非直足國裕邊亦以惠養元元法至一矣其後課者不力罔以給商乃每引暫折銀三錢以界之比之中納利且數倍成化中巡鹽御史林誠以爲利歸於商孰若利歸於國奏以竈丁鹽課一半征銀解京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三十

是謂折色一半存場給客是謂本色夫竈戶所業者鹽耳不征鹽而征銀非私鬻不辦私鬻則奸究不可盡詰網亦稍疏而鹽政自此壞矣已而有巡鹽應補之設音在禁奸飭法而復與奸商爲市是又益之蠹也乃復斷以期月程其所補不如數者罰之出銀以輸歲筭其費非十倍役銀不止又况田野之氓不習江海率募市猾充之被給弄而空家室者十且八九其害可勝言哉謂宜復中掣之初規嚴私鹽之厲禁罷免徭之役歲以額編民壯定其班 與其期日使之分番警捕欺詭宜可少戢卽補不如數而罰銀以償終不至如徭編之甚而

亦毋負乎鹽司之徵矣

寧波府

分野

周禮大司徒次土宜之法辨有十二上之名物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後世說天之學皆因之然皆迄無定據獨僧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其氤氳升降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則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州鳩裨竈之徒所論諸國分星詳矣然不及吳越寧波故禹貢揚州之域於春秋為吳越地於分野則始見於周禮鄭元注曰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三十一

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於辰為丑於分野為吳越然則郡之所占蓋斗牛女之次矣晉書星紀起斗十二度比一度減比一度范志蔡邕星紀起斗六度費直星紀起斗七度

比一度終婺女五度比一度范志蔡邕星紀起斗六度此多比一度終婺女二度比五度范志一行星紀起斗九度多比二度終婺女四度皆比時布算之術各有星起丑分皆不同蓋然

語斗牛女為吳越之分一也班志吳斗分野越牽牛婺女分野此又分星紀為二而吳與越又自有分矣以事

應驗之漢桓帝熹平中熒惑入南斗會稽許昭聚眾為

亂攻破郡縣此見斗又獻帝建安初歲星熒惑太白聚

牛女孫策權開江東此兼見牛女陳之末有星孛於牽牛

叔寶亡此兼吳越牛兼邇嘉靖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

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春自淮揚大江而南歷蘇松

浙東西斗米數百錢道殣相望此兼吳越然則星紀之在

吳越又不可分矣春秋越得歲吳伐之卒受其咎此又

實有所分與班志合然以天官書論之又別有指史按遷

官書歲有贏縮趨舍而前日贏退舍曰縮贏在越北越

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亾吳越均在星紀然吳在越北越

在吳南豈是時歲之初入通歷北斗而南吳當其退度

而縮越當其進度而贏故越有吳兵卒不使吳得復而

吳因以亾乎此當驗歲之退吳而進正不可以此而分

星紀矣有辨星紀之非吳越者曰吳越南星紀北然以

歷家仰儀之理推之仰儀反以觀天取則星紀在北而

光燭於南其以吳越當之者以星紀之所燭也春秋元

命包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

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此又不及蓋舉其中牽牛則前後

二星皆舉之矣故為吾郡之分星其為星紀也信矣若

其它有應星紀而不專於吳越者又有占在吳越而不

正於星紀者天官書歲右轉居丑與斗牽牛俱出東方

名曰監德其失次有應見柳早水晚旱班志亦曰歲置

正曰晨出東方石氏命名曰監德在斗牽牛失次早水

晚旱按二史所見略同然柳為鶉又班志孝景元年正

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婺女越也又爲齊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十二月水火合於斗斗吳也又爲粵按吳越爲斗女固矣然又以女占齊故三年有七國之禍吳膠

東膠西淄川齊遂破滅伏尸流血其下孝武建元三年

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織女爲婺女北星占曰有女變陳

皇后廢則女又後官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南斗越分越有呂

嘉王后之廢漢兵誅南越此又及於南海不止會稽之越元帝初元元

年四月客星大如瓜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水大

溢六月關東大饑琅邪人相食此亦占南斗哀帝建平二

年二月彗星出牽牛夏賀良等請改元建號曰陳聖劉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三十三

太平皇帝未幾卒有王氏之篡故牽牛又係漢室興亾之運星紜北

斗玉衡第六星主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

郡會稽此吳越又應北斗之第一星不止占星紀矣一行所論星紀分野蓋

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於東海登萊又

逾南河豫州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州寧紹

北盡蒼梧廣西南海廣東古百粵之國又不止一趙佗之粵循是求之

自有大司徒保章氏之說而鄭元所畫分是因焉時所

謂吳越者自勾吳於越之地言之也周之初淮夷猶在

中國之外於吳越直益遠矣虞肇十二禹貢九州則司

徒保障之星土豈口此而春秋乃以吳越定星紀是已

濶於周禮之初矣自吳越之外而有一行所陳如斯邈哉及推之遷史班志星經等著而星紀之占又不止吳越吳越之應又不專星紀班志復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而遷史亦曰斗牛女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此豈星紀之次本有定分而其所關甚大有限於吳越之區者乎若夫北斗玉衡執天之樞北星亦各有分主而吳越亦與丁巳之占豈其它所入之度有深淺緩急而其歲月日次亦有辛壬癸田久近晨夕之異致乎此固今靈臺司歷者之職而分符治郡者所當躬修而俟應者也子產之言曰天道遠人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三十四

事邇舍是則吾不知之矣

卷八十六 浙江

三十五

健跳港

去衛五里

健跳所

寶興巡司

海游務

寧海縣
去海里
許首

健跳所汛期
軍門請發標下官兵
提之百餘員各往北
本所分哨沿海一帶

貓頭烽墩

寶興司

越溪巡司

紅岩

五龜洋

大佛頭洋海係海門
關信地合派哨官一
員守領兵八隻泊
守南縣靜遠門東北
與廣門金諸門四比
聖老固二門各兵船

三門居林門之街為
八層上嘉靖二十六
年賊劫由此登犯官
迫捕令該哨官一員
領兵船二隻看守向
與大佛頭北與林門
各哨船會哨

正理黃珠山

青砧山

紫律山

東門

三門

松恩烽墩

長亭場

登古橋

林門
有前一月同之南外
田上汛門內有南
邊陸也寨門九平起
年番所寨門一官兵
獲今汛把總一員部
領兵船二隻與三
門會哨

碗碟嶼

馮家山烽墩

長亭巡司

菜花嶼

吐唾門

石浦巡司

大金嶼烽墩

錄場巡司

羅漢堂

上層烽墩

花嶼

中哨伏兵

去海里許首
衛石浦前後
所把總司

東門舊城

前烽墩

後山烽墩

會溪巡司

下灣門當門有維福
難于出入險獨
去頭下橋之哨官
守南縣林門北與牛
基各兵船在來會

前門

下嶼烽墩

澶西注

金蘭門

灣門

長路門

羅漢堂

大金嶼烽墩

錄場巡司

下灣門當門有維福
難于出入險獨
去頭下橋之哨官
守南縣林門北與牛
基各兵船在來會

前門

下嶼烽墩

澶西注

寧海縣

宋胡融曰寧海水利講之舊矣然皆不得其要領冒爾爲之卒無成績且如官庄大嶼竹口梅林九頃田疇開闢雖號出穀處畎澮溝洫與夫河渠無可倚賴周世宗顯德中祖令孝孫元佑中本路羅提刑暹非不究心於此未踰年歲尋皆廢壞故吾鄉之田凡在路北者凶歲多豐歲少大抵河渠之利獨於蘇湖杭越何則土平水緩勢不濡激故也吾邑界兩山之中春夏溪流暴漲奔放衝突聲如雷震小小堰堤一掃而盡豈容豬蓄故嘗爲之設上策莫如作陂下策莫如浚池相視吾邑土踈而多沙石山峻而不鉗鑱無透迤漫泉沮洳大澤可以作陂上策之說不可行矣不得已則有下策耳各以十畝爲率問其田凡屬幾主哀其錢買田一畝浚而爲池遇旱共以灌溉一應大戶有田在高仰者一依此例推而行之如此則吾邑之地皆成良田矣雖曰下策猶愈於束手而無策者乎

卷八十六

浙江四

三十六